

奥雷雷



徐国志 著



群众出版社

奥雷一号

徐国志 著

群众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奥雷一号/徐国志著. —北京：群众出版社，2014. 8

ISBN 978-7-5014-5253-8

I. ①奥… II. ①徐…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65972 号

奥雷一号

徐国志 著

出版发行：群众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政编码：100078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市泰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2014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2014 年 8 月第 1 次

印 张：12.5

开 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187 千字

书 号：ISBN 978-7-5014-5253-8

定 价：38.00 元

网 址：www.qzcb.com

电子邮箱：qzcb@sohu.com

营销中心电话：010-83903254

读者服务部电话（门市）：010-83903257

警官读者俱乐部电话（网购、邮购）：010-83903253

啄木鸟杂志社电话：010-83901867

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由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谨以此文献给为了我们
国家的安全战斗在反恐
一线的公安民警

一

苏强做完一百个俯卧撑，又在床上做起了仰卧起坐，木板床吱吱咯咯响起来。上铺的肖二力探出半个脑袋，看见苏强胸前有一层水珠，头上冒出水汽，下颏的汗掉在腿上，又落在床铺上，留下一溜水印。肖二力把头缩回来，拽过一旁的被子蒙住头，眼前总是晃动着苏强那张棱角分明的脸，冷森森的眼睛瞄着他。肖二力躺不住了，麻溜地从上铺出溜下来，看了眼苏强。苏强只顾双手兜着后脑勺，一下一下地龇牙做着动作，随着床铺一晃一晃地颤动，吱咯声有节奏地响着。肖二力弯腰拿起热水瓶，颠儿颠儿地去水房打水。

苏强做完了一百个仰卧起坐后，站在窗前伸胳膊踢腿。清晨的阳光在对面的灰楼上抹出一层玫瑰红，楼下是一条马路，车声赶趟似的密集起来。窗子上的铁栏杆和铁丝网隔开了与外面的联系，却挡不住喧闹。

肖二力打水回来，偷看了一眼苏强的背影，低声叫了声强哥，轻轻地将热水瓶放在地上，又拿上自己的脸盆去了洗漱间。说是洗漱间，其实也是卫生间，有淋浴和蹲便器，八个犯人共用。现在监狱公寓化了，卫生间与监室有门隔开，门上部是木格窗，下半部是实木。

这几天苏强脾气小了，对肖二力说话不再瞪眼睛了。肖二力倒有些不习惯，比以往更加勤快，说话时也总看他的脸色。“强哥，水打来了。”“强哥，我洗碗去。”肖二力说话时小心翼翼，生怕哪句话呛住苏强。

苏强换上了一套朋友探监时送来的浅灰色耐克运动衣和同样浅灰色的耐克运动鞋，还用一把牛角梳子，慢慢地梳了几下头发。苏强以前是寸头，到监狱后被剪成了光头。后来不知怎的，头发又留长了，比寸头还长一些。再后来，管教找他谈了一次话，他又将头发剪短了，比寸头短那么一点点。在这里，头发长短代表着一个人是否有“位置”。

吃过早饭，苏强喊上肖二力出了监室。这两个星期，他们在清理旧厂房的瓦砾，可以不用排队点名，省去了参加大队每天安排劳动的环节。肖二力被苏强要来当助手，说是助手，就是干些打杂清理和看看车前车后是否安全的活儿。

这是一台大马力的装载车，半年前监狱购置的，还很新。按规定，重刑人员不允许接触动力机械。苏强这两个月表现不错，管教几次在大队会上表扬过他，上次月评时，还为他报了积分。这样表现下去，到年底就可以报请减刑。为了鼓励他，这次管教又让他开装载车清理废石烂砖。

“强哥，工作服。”肖二力把狱服递给苏强。苏强没接，瞪他一眼。肖二力伸出的手迟疑一下，又缩了回来。苏强一把拽过狱服，一甩搭在肩上。肖二力紧跟在后面，拿着一瓶矿泉水，向装载车跑去。

苏强因为杀人抢劫数罪并罚，获刑二十年。同案犯中两名主犯被判死刑，一年前已执行枪决。苏强家里积极运作，又主动赔偿受害人家属，花光了所有积蓄，还卖了一处房产。同时他在看守所期间，又检举他人，破获一起重大积案，算是有立功情节，保住了命。投送监狱前，家里叔叔婶婶来探视，提起他早逝的父母，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苏强发誓，出去后一定要让叔叔婶婶安度晚年。

肖二力是年前投牢的，罪名是抢劫、抢夺，被判 13 年。按规定 15 年以下该投送到劳改队，肖二力父亲找人活动一番，结果给送到了滦阳第五监狱服刑。入狱前，肖二力就知道苏强。苏强在道上的名气很响，是个人物，手下兄弟几十个。提起“强哥”，许多饭店可以免单。歌厅洗浴中心，去了算是给老板面子。上次“强哥”“出事”，是给兄弟“平事”造成的。对方的那个“主”不看情面，“强哥”让兄弟赔钱道歉，对方还是不依不饶的，非要在自己的兄弟面前显“派”。这下伤了“强哥”的脸面，兄弟们更是气不过，一顿乱砍，扬长而去，其后果严重，造成对方两死一重伤。肖二力是小打小闹，初中没念到头，就走上了江湖。先是逃学泡网吧，手头没钱，就回家里翻箱倒柜找父母的钱。后来，父母的钱也翻不到了，就在网吧里向别人硬要，不给就动手抢。胃口越来越大，和一帮哥们儿偷、抢，疯狂作案时，一晚上抢劫十几起，把滦阳市区搅得天翻地覆。肖二力想投靠苏强麾下，几次托哥们儿喂话，苏强也没答应。直到事发后投进了滦阳第五监狱，算是遂了心愿。

肖二力还有个哥哥叫肖大力，多年前辍学去北京闯荡，很久没有音讯。去年从北京回来过年，开回一辆宝马，还有一男一女两个随从，喇叭声声，牛气哄哄，算是衣锦还乡。那时肖二力已被关进看守所，没有目睹

大力的无限风光。肖大力在家陪父母过了个春节，没出正月，就被电话招走，一去又没了踪影。肖二力的妈妈哭天抹泪好几个晚上，大骂肖家八辈子祖宗。后来，肖二力判决下来了，投送监狱前，他妈妈去看守所会见了一次，投到滦阳第五监狱后，她心里算是彻底踏实了。不管怎么说，总算有政府帮着管了，想儿子了就到监狱探监，数落数落，心里好受些。

今年5月中旬，肖家又接到了滦阳市公安局寄给家属的通知书，说肖大力涉嫌盗窃机动车辆，被刑事拘留。这次，二力妈在二力爸面前一滴眼泪也没掉，她把自己反锁在卧室里，一晚上没有出来。二力爸怕老伴儿有什么闪失，隔会儿就去敲敲门，听到里面有哭声，整整一夜，他俩谁也没睡。

二力爸托熟人到刑警队打探情况，得到准信说案子太大，盗窃的小汽车能摆满滦阳广场，命能否保得住，都很难说。

二力爸不敢再深问，回家瞒着老伴儿。不承想老伴儿哭过那一晚上，反倒想开了，闭口不再问老大的事。到超市买回猪肉和大葱，叮叮当当地剁起饺子馅儿来。晚上还给老伴儿烫了一壶酒，说从今儿往后，咱俩谁也不指望了，自个儿管自个儿。二力爸却不死心，又瞒着老伴儿去滦川律师事务所聘请律师，交了一万元手续费后，律师给了敞亮话：保命没啥问题。后来，刑警队的熟人也捎来话，盗窃车辆没有死刑。二力爸明白一万块钱打了水漂，心疼又窝气，关严门后说起气话：“我沒这两个儿子，就当早早死了！”

苏强钻进驾驶室，轰隆隆地发动机器，开始了一天的劳动。这几天他像憋着一股劲，不知道累一样，害得肖二力总在太阳底下晒着，不敢去阴凉地儿歇一会儿。他看见苏强像是和谁赌气，哪儿不好推，他越把铲车往哪儿开。那个开翻斗汽车的工人，一遍遍往返，没个停歇的时候。他知道苏强的“名气”，也不敢言声，总看肖二力，肖二力明白他的意思，假装什么也没看见，在一边喊“倒车”、“停”，不敢偷懒。快11点了，6月的天气，太阳很毒，晒得皮肉疼。

肖二力把矿泉水给苏强递上去，又给苏强上烟，用恳求的语气说：“强哥，歇歇吧。”苏强接过烟，等肖二力点上，也不说什么，斜着眼睛四处看了看。过了会儿，问肖二力：“几点了？”肖二力说：“11点了，喘口

气儿吧。”苏强闷声说：“上来。”肖二力好像没有明白什么意思，苏强把驾驶室门打开，几乎是低吼：“上来！”肖二力明白了，麻利地踩着踏板，一步跨进了驾驶室。苏强撮起一铲瓦砾，猛地掉头，装载机呼啸着掉转了方向。肖二力从驾驶室往外看了看，翻斗司机把着方向盘看愣了，不明白他们在干什么。肖二力听到苏强加足了油门，装载机怒吼着向前方冲去。铲车挡住了前面的视线，从一侧能看见，装载机是冲向了监狱的大门方向。肖二力心都飞了起来，他双手死死地抓住车窗下边的扶手。一声轰鸣，大铁门被撞开了，砖石撒了一地，紧接着又是一声巨响，第二道大铁门也被撞开了。肖二力看见岗楼的哨兵端着枪冲向他们。他傻了似的盯着前面，前面是排满汽车的街道，路两旁楼房一座连着一座，阳光白晃晃的。他听到了枪声、刹车声、惊叫声……

二

早晨肖大力没有起床。看守民警在喇叭上高喊：“22号，22号监室，谁还没有起床？”肖大力所在的监室是22号。同牢房的在押人员对着对讲机报告：“肖大力肚子疼。”肖大力确实病了，疼得额头上渗出豆大的汗珠。看守巡视民警郑楠翔和狱医老张到22号监室前察看，肖大力弓着身子，跪在床铺上，头钻进被子里，嘴里发出“呜呜”的哭叫声。郑楠翔打开监室第一道门，在押人员站成一排，双手抱头，靠墙蹲立。老张上床让肖大力平躺，进行检查。老张手按压他的胃部时，肖大力叫声更大了，脸色蜡黄。老张问：“吃早饭没？”同监室的人说：“没吃，还吐过两口血。”老张怀疑是吞食了异物，让两个“劳动号”抬来担架，把肖大力抬进了医务室。给他打了一针止痛，问他：“吃什么了？”肖大力断断续续地说：“昨儿晚上吃了半个凉馒头。”又说，“我有胃溃疡。”老张说：“吃凉馒头，怎么会吐血？你实话实说！”肖大力“哼哼”着，什么也不说了。老张对郑楠翔说：“像是吃了什么异物，你让管教查一下，问问同监室的人，我向所长汇报，打‘120’。”所长很快回话说：“对在押人员讲是胃疼，我们查清了再处理他。”

滦阳市看守所在市区东郊。“120”救护车半小时才到。郑楠翔、老张

带两名武警战士一同押解肖大力到市中心医院。先做了 X 光检查，看到有一个勺状的金属物。医生拿着片子给老张看，郑楠翔说：“号里都是塑料勺啊。”遂向所长汇报，所长一听这个情况火气上来了，把管教叫到办公室，劈头就训：“铁勺子怎么进了监室？”管教小刘也纳闷：“不可能啊，怎么会有铁勺？监室塑料水龙头坏了，水嘴镀着金属漆，可能吞下的是水嘴。”所长吼他：“马上给我查清楚。”医院让住院，说这个铁勺刮破了食管。所长准备开车赶往医院，临走时叮嘱政委进监区盯着，查清这个铁勺的来历。

郑楠翔出了医生办公室，楼道里已经没了老张和两名武警的身影。跑进 X 光室一看，只见窗子大敞着，往下一看，老张和两名武警正向医院大门口猛跑。郑楠翔头一下子就大了，浑身顿时惊出一层冷汗，他扑向窗口，从二楼跳了下去……

消息很快传到滦阳市公安局指挥中心。一天内连续发生越狱和脱逃事件，滦阳震惊了。老百姓越传越玄：“第五监狱犯人持枪越狱，打死了两名武警。”“看守所的犯人会飞檐走壁，戴着手铐脚镣子也行走如飞，警察开车都撵不上。”

市公安局局长王浩下令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在滦阳市进出道路层层设卡，严密盘查，发现可疑人员、车辆，马上扣押！

滦阳市委、市政法委领导迅速作出批示：“严查严办！限期缉拿归案！严肃追究相关责任人！”

省公安厅厅长、省政法委领导签署意见：“限期破案。上报结果！”

市公安局成立专案组，局长王浩二十四小时坐镇市局指挥中心，市局党委成员分别在检查点进行上路检查，主管刑侦工作的副局长率队，对市区重点区域展开地毯式排查，各路消息源源不断地反馈到指挥中心。

24 小时、36 小时、48 小时……三天、四天，苏强和肖氏兄弟俩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在苏强和肖氏兄弟越狱脱逃的第七天，与滦阳市区一山之隔的滦南区，又发生一起公交车爆炸案件，炸死乘客一人，伤八人，其中两人重伤。一时滦阳市街头巷尾人心惶惶，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省公安厅钟厅长率主管刑侦、反恐工作的韩副厅长赶往滦阳。滦阳市

公安局大楼灯火通明，会议室内，滦阳市党、政主要领导和公、检、法、司以及武警的负责人正在召开会议。为保密起见，与会领导进会议室前都被收了手机。

市局办公室整理会议纪要，经批准后，向有关部门下发。

会议决定由市公安局王浩局长为滦南区公交车爆炸案专案组组长，抽调市局刑警支队、技侦支队、治安支队、网监支队、反恐办骨干力量参与。滦南区公安分局局长杨华为副组长，负责具体侦破工作。省公安厅反恐处派员参与破案。钟厅长和市委黄书记宣布了死命令：“8月1日前必须侦破。”案件不破，无法向全省乃至全国人民交代。国人期待百年的奥运会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我们要向党和人民做出保证。王浩局长当场表态：“案件不破，引咎辞职！”

钟厅长和王浩单独谈了一个小时。钟厅长说：“公交车爆炸案不排除境外恐怖势力参与的可能。公安部接到国际刑警组织的通报，在A国一次反恐行动中，抓获恐怖组织中的几名骨干，在他们的藏匿处搜出2008年北京奥运会比赛场馆图纸。他们企图在奥运会期间，发动恐怖袭击，制造事端。据几名恐怖分子交代，已有人员潜入中国境内，执行代号为“玫瑰计划”的恐怖行动。滦阳市毗邻北京，是境外恐怖组织可能选中的地方，我们的工作要保证不让一枪一弹、一克危险品流入北京。不放过一个有问题的人、一辆有危险的车，要起到护城河的作用。王浩，你肩上的担子不轻啊！公安部和省厅会通过公开和秘密两条战线支援你们的工作。”

王浩局长很激动，先检讨了自己的工作：“工作没做好，辜负了省厅和市委的信任。”

钟厅长说：“我不想听这些，我只要到时候来为你们开庆功会，喝庆功酒！”

“这杯酒，我今天先备下。”王浩说得斩钉截铁。

滦阳市检察院对第五监狱主管副狱长、当班大队长、管教民警采取强制措施，第五监狱监狱长被撤职。市看守所看守民警郑楠翔被刑事拘留，市公安局对看守所长和狱医分别作出免职及行政记大过的处分。郑楠翔在邻县看守所羁押两周后，检察院作出不起诉的决定。市公安局局长办公会议研究，对郑楠翔予以辞退。从邻县看守所出来，市看守所派车把他接回

市里，几个要好的同事请他在有名的“澳门豆捞”吃了一顿。郑楠翔没有喝酒，向同事们深深鞠躬，请他们代他向所长赔罪，并给同事们赔礼道歉：给市所抹了黑，终结了自己二十年无事故的辉煌历史。从此他脱去警服，告别了警营。

三

公安部派许乐然、汪碧菡，和抽调到省公安厅反恐处的古文辉一起飞往 A 国国际刑警中心局，在国际刑警组织配合下，详尽掌握了恐怖组织制订“玫瑰计划”的相关情况。三名恐怖分子交代，渗透入境的人员中有一名是炸弹专家，由代号“木棉花”的人指挥。许乐然三人顾不上礼节和客套，立即驱车直奔机场，凌晨四点飞回北京。公安部的朱局长听完汇报后，指示许乐然制订行动方案，九点钟向部里领导汇报。

急风暴雨的节奏很适合汪碧菡的胃口。汪碧菡 22 岁从刑警学院毕业，同年考取本校刑事侦查系研究生，24 岁拿下了硕士学位。导师想让这位得意弟子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但正赶上反恐局到刑警学院要人，汪碧菡不想错过机会，一试即中。到反恐局打拼几年成了骨干的汪碧菡，同时也戴上了博士帽，30 岁依然不想过世俗日子，而她在中直机关上班的男朋友到云南思茅市挂职锻炼了。许乐然是汪的同门师兄，在刑警学院时就获得了博士学位，早两年分配到反恐局，是个“王老五”处长，至今还没有遇上中意的姑娘，对这位小师妹倒有些意思，不想汪碧菡已名花有主。汪碧菡知道许乐然的想法后，给许乐然一个果断的“No way”：“咱俩没戏，娶我的人要有霸气，你歇菜吧！”气得许乐然反击：“你就像秃鹫一样凶狠！”汪碧菡身出名门，父亲在社科院研究古典文学，母亲是北师大的教授，父母有协定，儿随父姓，女从母姓。从小汪碧菡接受了正宗的国学教育，受父母熏陶，练一手好字，更会写锦绣文章。可她偏偏不喜欢这些，报考专业时，背着父母把第一志愿填了刑警学院，气得老父亲在她上学走时都没有送她。倒是母亲想得开，说只要喜欢，我都支持。

古文辉刚刚从武警总队特警支队转业，有一身功夫，浑身是胆，在部队时多次参与公安抓捕、排爆、劫持人质处置行动，在省公安厅算是生面

孔。抽调人员时，钟厅长点名让他去。他有句戏言：“比学问不行，就要比功夫！不能让部里领导笑话咱。”

三人顾不上休息，赶在上班前，拿出了行动方案——“奥雷一号”！朱局长仔细审阅着，像是忘了他们三人，一言不发地向主管副部长汇报去了。综合处小田秘书招呼三人跟她走，说朱局长早就给你们订了早点。不过局长有话，方案通不过，早餐就不能吃。

11点，小田通知他们立刻到朱局长办公室，朱局长表情凝重：“副部长原则上同意这个方案，时间紧迫，给你们两天时间完善细节，最后报副部长批准。”

三天后，汪碧菡一身银灰色套装走进省政府大楼，办公厅一位秘书把她带到省国资委王主任办公室。汪碧菡说：“这是我上午电话中说的首长交办的事。”王主任很热情地招呼汪碧菡坐下，并亲自沏好一杯茶递到小汪手中，这让汪碧菡觉得有些不好意思。王主任说：“已经和华峰矿业集团刘董事长说好了，你随时可以上班。”汪碧菡道了声谢，起身就走。王主任忙说：“不忙，我已安排便饭，刘董事长一会儿就过来。”汪碧菡心里有种被摆布的感觉，忙说：“不必了，我这就过去报到。”王主任上前想拉又觉得不妥，在一边搓着手，忙不迭地说：“订好了，你看，都订好了！”汪碧菡已走到电梯口。王主任撵出来，说：“小汪，你别客气！”汪碧菡一笑，闪身进了电梯。

出大门，汪碧菡被门卫截住了。门卫也是保安，是个很认真的小伙子。他说：“同志，您稍等，车马上就到。”汪碧菡冲小保安笑笑，退到一边。这时一辆黑色轿车停在她身边。司机打开副驾驶车门，把汪碧菡请上车。

车过了两个路口，在一座大楼前停了下来，这时汪碧菡没有听完车里放的《打渔杀家》，她向司机扬扬手，说了声：“谢谢，再见。”司机是位很木讷的老师傅，好像没有理会她的招手。这倒让汪碧菡多看了他一眼。

汪碧菡看看表，刚好是下午四点。门卫保安问明情况进行登记，比省政府手续还全。保安拨通刘董事长办公室电话，接电话的秘书嗓音很甜。汪碧菡也不多说：“找刘董事长，汪碧菡。”女秘书说了声：“稍等。”只听见话筒里拨通刘董事长的电话，很快回话：“刘董事长请您上去。”

刘董事长接待了她，看得出把她当作有来头的人了，客气又敬而远之。汪碧菡想，这正好，本来自己就没有半点儿这方面的学问。“你有什么要求？”汪碧菡索性就装到底：“最好是干本行。”来时，她的档案已做好了，英国圣马诺大学工商管理学硕士。这所大学，有许多假文凭在留学生中流行，汪碧菡故意让自己被别人当作绣花枕头。刘董事长应付完她，让秘书小林带她去人事部。汪碧菡冲这个甜甜的小林秘书笑了笑。小林很友好，把她带到人事部杜部长办公室，特意交代是刘董事长交办的。杜部长是位漂亮女士，说话很快。她例行公事一样，没有把小林秘书的话当回事，当着汪碧菡的面打开了档案袋，翻看了几页又塞回去，扔到桌上。小林秘书轻轻拉了一下汪碧菡胳膊，笑笑离开了。杜部长说：“刘董事长有交代，岗位、职位任你选。”说完目光挂在汪碧菡的脸上不动了，汪碧菡头一回接触这样有锐气的女人，心里想，不能让这个人镇住。她也把目光定在杜部长的脸上，说：“我是学工商管理的，还是请杜部长安排。”杜部长想也没想，很自然地说：“好吧，去策划部做主任。”随即喊来一位姑娘，让她带着过去。杜部长说话很快，姑娘姓什么汪碧菡也没听清。

策划部在大楼的三十六层，是顶层，高高在上。办公室宽敞，落地窗，城市风景尽收眼底。汪碧菡觉得不错，让人心胸豁亮。三十六层，三十六计，没准有些说道。

策划部五个人，其他四人全是男同志，男同志有好处，让汪碧菡觉得麻烦少。部长是位四十岁上下肤色微黑的瘦高个，戴眼镜。他自我介绍说：“鄙人姓王，叫老王即可。”声音有点儿沙哑，像马三立。又介绍另外三位，分别姓周、郑、张。三名男同志点点头算是打招呼。汪碧菡微笑，颌首说：“请多多关照。”这是临行时许乐然教她的俗套，听得汪碧菡当成笑话。许乐然教得很认真，见她不当回事儿有些急：“你是不听哥哥言，吃亏在眼前。”汪碧菡说：“嗬，哪儿跟哪儿啊，我听着不对味儿呢！”许乐然说：“你就学吧，用处可大了去啦。”汪碧菡看他假模假样，笑得直咳嗽。这会儿想起这些，她又禁不住笑了。那三个人相互看了看，就回到各自办公室忙去了。

四

滦南区公交车爆炸案案情分析会在公安分局四楼会议室召开，王浩局长参加了会议。分局局长杨华简要通报案情：6月9日下午2时左右，第一公交公司5路车“青年号”滦D3052公交车，行至滦河路“乔治白”专卖店前路段时，发生了爆炸。案件发生后，公安部门立刻启动了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三分钟后到达的巡特警大队立刻封锁现场，抢救伤员，恢复交通秩序。一人当场死亡，八人受伤，两人伤势严重。局领导根据各人分工，分头指挥。刑警大队负责现场调查，治安大队会同公交公司负责对公交车等交通工具排查，技术大队负责现场取证工作。伤员救护及善后工作由政委率经侦、国保等部门20余名警力负责。

经过初步调查，爆炸时间为6月9日下午2时10分45秒，这一时间是通过市区道路交通监控确定的。爆炸中心点在公交车司机座位后第七排座椅靠窗位置。死者为女性，24岁左右，大腿至腋下被炸烂，只有后背部分皮肉相连。尚不能确定身份。其他八名伤者中，两名重伤人员均为男性，仍然昏迷，还没有脱离危险，身份也没有确定。另六名均为轻伤，其中两名男性、四名女性，有一男一女两名初中生，其他四人中，一名女性在超市工作，是售货员，两名女性在区政府工作，是公务员，另一名男性在修理厂工作。

通过对纺织品、座椅碎片取样化验，确定炸药为二号岩石铵梯炸药（TNT含量11%），药量在一公斤左右。

引爆物为铜雷管。爆炸物外包装是灰色帆布包，引爆方式为计时引爆。其他细节有待进一步确定。

二号岩石铵梯炸药普遍用于矿山，现在滦阳市的矿山大多使用这种炸药。

王浩局长表情凝重，声音发颤地说：“一周之内，就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发生了第五监狱重刑犯驾驶重型机械越狱，市看守所在押人犯从医院脱逃，公交车爆炸等三起恶性案件。一起连着一起，每一起都是大案，惊心动魄啊。我们是首都的北大门、护城河，在百年奥运召开前夕，同志

们，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我是如坐针毡、寝食难安啊！案件惊动了省厅，惊动了公安部，惊动了全国。各级领导非常重视，都作了指示。钟厅长留下话，下次来时，是为我们庆功，喝庆功酒！同志们，我立下了军令状，向领导拍了胸脯子，案子不破，人抓不回来，我脱下这身警服，卷铺盖走人！”

会议室很静，听得到每个人的呼吸声。杨华讲了工作开展情况：“前期各个组都做了大量工作，这起爆炸案，从性质上看，是有人把爆炸物带到了5路车上，故意引爆的可能性非常大。死者的身份还没有确定，但极有可能是本案犯罪嫌疑人。

“下一步工作，一是要查清死者的身份；二是要查爆炸物的来源；三是要查爆炸方式和包装物，这方面工作技术含量高，有各级专家参与，我们要做好配合。四是要寻找5路公交车爆炸时的目击者和这辆车其余所有乘客，一个不能少。

“同时，由市治安支队牵头对全市所有爆炸物品运输、储存、使用点进行一次细致的排查。对流入社会的爆炸物，要清查来源、去向，一克也不许含糊。”

最后，王浩局长说：“同志们，我们的时间有限，要在奥运会召开之前，交上这份答卷。”

模拟爆炸试验于6月16日下午2时在市公安局警官培训基地靶场进行。

实验炸药是市安监局提供的二号岩石铵梯炸药。公交车是交警支队报废的两辆同型号（宇通）通勤车。

公安部和省、市公安技术部门十余名技术人员参加，由市公安局主管刑侦工作的孙副局长现场指挥。共实验起爆两个炸药包，每包药量一公斤。

一号药包装入一个休闲帆布挎包内，用尼龙绳悬空绑在靠窗座位，由电雷管连接计时装置起爆。装填物有电池、导线、手机、面巾纸和红色女士手包一个。

二号药包装入一个红色皮革提包内，放在靠窗座位上，用八号瞬发纸雷管连接计时装置起爆，装填物有电池、导线、手机、面巾纸及皮制钱夹

一个。

车内有模拟人六个。木制骨架，填充塑胶，外穿不同服饰。在有药包的座位和药包前后座位每排设两个模拟人。

起爆后，在车厢座位形成的爆炸漏斗孔直径，可见深度压缩圈直径与爆炸现场近似。

参照六个模拟人形成的损伤程度可以确定，爆炸中心点就是在死者腰际和车厢板之间，炸药重约为一公斤。

五

许乐然被派到溧阳市公安局挂职。在省公安厅钟厅长办公室，钟厅长介绍了溧阳市的情况，并在同王浩局长通电话时，指示王浩：“许处长到溧阳市任副局长，他是反恐局的专家，你们要配合好，对外要讲他是反恐局的。嗯，说什么都可以。还是那句话，爆炸案子要限时破案，跑的人要限时抓回来！”

在溧阳市公安局中层以上干部会议上，王浩局长介绍了许乐然的任职和市局党委的分工调整。由许乐然协助孙副局长抓刑侦工作。王浩局长讲：“许局长是公安部派来的领导，这次到我们溧阳市局挂职，一方面是督导奥运安保工作的落实情况，更重要的是督导最近三起案件的侦破工作，是公安部领导和省厅领导对我们工作的鼓励和鞭策。上次钟厅长来时，我向钟厅长做过保证，在今天，我们要把保证工作细化，分解成一份份责任状，我们要一层层地抓落实。在座的都是中层以上领导，我们要勇于负责，敢于承担，把工作做好。如果哪一个环节出了差错，我要追查问责！”王浩局长的目光越过了一个个头顶，扫视着每一个人的面孔。底下的人感觉出了他眼睛中的锋芒，都把目光错开了。

治安支队的副支队长张翔是许乐然的大学同学，这是他们毕业后第一次见面。上学时，许乐然是个书呆子，死钻书本。别人课间走出教室透气，他呢，还是捧着书，周末往往在图书馆里一扎就是一天。张翔不记得当时自己和他说过几句话。毕业时，听说这家伙考上了研究生，因为不熟，就一听了之。再后来，同学间偶尔联系，但就像是没有许乐然这个同

学。如今冷不丁在溧阳见了面，还坐在主席台上，成了领导。真是士别三日，不得不刮目相看！很让张翔吃惊。散会后，张翔站起身盯着许乐然几次举手示意，这个书呆子只是低着头走路，还是在学校时的那副德行。张翔只好喊了一声，许乐然迟疑了一下儿，认出了他。

老同学见面，张翔在溧阳市“满汉全席”酒楼设宴接风，喊上他手下的几名弟兄作陪。许乐然见酒就晕，说什么也不喝酒。张翔想在下级面前表现一把，没承想却把许乐然逼得说急话了：“张翔，你小子啥时候成酒缸啦，我喝不了酒啊！”张翔觉得许乐然是不给面子，让自己在弟兄们面前丢份儿，于是话说得有点儿难听：“许乐然，我觉得是同学才自己掏腰包请你，要是摆许副局长的架子，老子今天还不请呢！”张翔带来的行动大队副大队长徐海燕赶忙解围：“许局长，听我说一句，您千万给咱小女子点儿脸不是，我们这地方，讲究是宁伤身体不伤感情。您看，咱们张支队，毕业时多帅，现在喝成了酒糟鼻子，麻子脸，整个一个酒鬼啦！”说得一桌子人都哈哈笑了。张翔一把拉她坐下，端起杯：“来，哥儿几个，咱们先走一个，给我这个老同学带带道。”说着一扬脖，一小碗白酒灌下去了。接着几个人像是波浪一般，站起坐下，连挨着许乐然的徐海燕也“咕咚”一声，一杯酒就干下去了。一杯酒有二两，许乐然给看傻了，端起杯，看看大家，又看看酒，真的犯难。他看着张翔脸红了，说话竟有些结巴：“你要我命啊，我可从来没喝过这样一碗白酒。”张翔绷着脸也不言声，两只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他。一桌人都悄悄地看着。许乐然端起碗，闭上眼，酒还没沾着嘴唇，鼻翼就扇了起来，他闻不了酒味，另一只手想捂住鼻子，又觉得太女人气，只好放下了。他咧咧嘴，猛地喝一口，憋着气咽下去，手抖得厉害，忙拿筷子夹菜。这一系列动作，让大家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笑够了，张翔拿起许乐然的杯，把剩下的酒一口喝下去，拍一下他的肩膀：“行！是咱哥们儿。”许乐然脸红了，说：“张翔，你他妈就害我吧。”张翔说：“好了，给你换啤酒，随便喝。”酒桌上的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了。

先是张翔端起杯：“同学一别十多年了，你小子什么音讯也没有，这会儿冷不丁冒出来，就是我领导了，我给你雷死了。罚你一个！”许乐然忙说：“哎，你刚说的，让我随便的。”张翔也不逼他了：“沾沾唇就行